

长篇小说

公

大学生公考写实版笔记

两张卷
决定身份
地位
爱情与未来

寒门子弟
13年
8次参加公考的
心路历程

孙健 ※ 著

选择
被选择
都是
一种冥冥中的
因果循环

有一千人劝你放弃，就有一万个理由逼你坚持

考



金城出版社
GOLD WALL PRESS

公考

孙健※著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公考 / 孙健著. —北京: 金城出版社, 2018. 5

ISBN 978-7-5155-1674-5

I. ①公… II. ①孙… III. ①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①I247. 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74648 号

公考

作 者 孙 健

责任编辑 丁洪涛 张礼文

开 本 700 毫米×960 毫米 1/16

印 张 17.5

字 数 178 千字

版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8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刷 三河市百盛印装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7-5155-1674-5

定 价 39.80 元

出版发行 **金城出版社** 北京市朝阳区利泽东二路 3 号 邮编: 100102

发 行 部 (010) 84254364

编 辑 部 (010) 64210080

总 编 室 (010) 64228516

网 址 <http://www.jccb.com.cn>

电子邮箱 jinchengchuban@163.com

法律顾问 北京市安理律师事务所 18911105819

目 录

第一章 就业有多难·····	1
第二章 尴尬的生日宴·····	25
第三章 遭遇寒冬·····	47
第四章 爱情走了还会来·····	76
第五章 希望在哪里·····	96
第六章 拼出来的女友·····	115
第七章 走过红地毯·····	136
第八章 当一回老板·····	157
第九章 噩耗·····	177
第十章 一个人的世界·····	196
第十一章 蚍蜉要撼树·····	215
第十二章 祸起谁手·····	235
尾 声·····	256

第一章 就业有多难

1

人的一生总要面对一道道选择题，题目的每个选项，很难说哪个对哪个错。然而，不同的选择，会让一个人在将来面对截然不同的结局。于是，有些人常为当初的选择或庆幸或懊悔。其实，即使换作另一种选择，也未必是预期中的结果。

命运原本不可捉摸，无法预测，更是千别万化的。

人生的选择题，有些的确至关重要。拿找工作来说，就直接关乎一个人未来生活轨迹的走向。

大学毕业，找工作难如登天，冯家伟却鬼使神差地将送上门的就业机会主动放弃了。要知道，那可是一份入职就当经理的工作。

为此，他和父母闹翻了。

2

冯家伟参加高考那年，大学毕业生还实行分配制度，工作单位好坏暂且不说，毕业后总有份工作，况且还是稳定的“铁饭碗”。那时候，别说是大学生，就连技校生找工作也比较容易，甚至还可以找到一份很不错的工作。

为此，接到南方大学录取通知书时，冯家伟一家人都乐得嘴巴好多天

合不上。虽说考中的不是重点大学，可是，一向省吃俭用一分钱都恨不得掰成两半用的冯父，一时心血来潮还把家里那头大肥猪杀了，摆下宴席，请亲朋好友到家里好好乐呵一番。

过后，冯母心疼那头猪，就埋怨冯父，说他做事太鲁莽，一天时间一头又肥又大的猪就变成了一堆骨头。

冯父嘿嘿一笑，露出两排玉米粒似的大黄牙，说：“为了儿子，值！”

冯母往深处一想，的确是这么回事。猪是为儿子杀的，况且还是为儿子考上大学将来吃上“皇粮”才杀的。儿子这么争气，考上大学，将来会成为“上班族”，一头猪算什么？从这个角度考虑，冯母不再心疼了。猪死得有价值，虽不伟大，也算得上轰轰烈烈。想到这里，冯母心中宽慰许多。

可是，谁曾想，冯家伟上了四年大学，等毕业的时候，就业形势风云突变，国家不再实行大中专毕业生分配制度。毕业生的就业，全部走向市场，靠优胜劣汰决定他们的命运。

数以万计的大中专毕业生，带着玫瑰花一般美好的心情和期望，潮水一般从校园涌向人才市场，盼望能找到一份称心如意的工作。当然，机关单位是他们的首选。可是，这些职位毕竟有限，僧多粥少，没办法，公务员的录用只能靠考试决定。

几次碰壁，天之骄子们才渐渐感到在为数不多的就业岗位面前，他们不过是摆在柜台上的商品而已，能不能将自己推销出去，还是未知数。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知识有时还不如面包。人总是要吃东西，饿肚子是件很痛苦的事。在现实面前，他们不得不把清高和孤傲丢在一边，匆匆奔波在找工作的道路上。

转眼几个月过去了，冯家伟一直没找到称心如意的工作。他一次次满怀希望地去面试，又一次次垂头丧气地返回。他这只雄鹰终于被现实熬得没有一点脾气，毕业时的锐气渐渐消失殆尽。

冯家伟满肚子都是怨气，仿佛用针尖在他身上任何一个部位轻轻一扎，就像扎了吹足气的气球，能“啪”地一下炸得粉身碎骨。

他整天一个人闷在家里唉声叹气。刚毕业时，他还经常到村子里四处走走，时间久了，他连门槛也不愿意跨过，因为村里人一见到他就问有没有找到工作。在他看来，这句话宛如一把无情的刀子刺中他的胸口，让他怕得要命。

一个大小伙子整天躲在家里无所事事，时间久了，父母的态度也有了很大变化。两位老人动不动就为琐事拌嘴，虽然拌嘴的原因与冯家伟找工作无关，可他知道，家里所有人的火气都与他闲在家里紧密相关。

国家不分配工作了，这又能怨谁呢？冯家伟实在想不出这事儿应该怪谁。毕业生那么多，若是和以前那样分配工作，暂且不说别人，就连冯家伟自己也认为这事不靠谱。现在的工作岗位比熊猫还稀少，毕业生又多如牛毛，要是不通过招考，的确找不到决定谁去谁不去的办法。

对于公务员招录的“逢进必考”，冯家伟并没有多大意见。

近几年，大学毕业生的数量飞机起飞似的直线上升，比以前多出好几倍。早些年，若是哪个村子有人考上大学，可是天大的新闻，一口气传到几十里之外。如今每到高考成绩下来，中榜的考生明显增多，以至于考上大学成了一件很平常的事。只有考上重点大学才算得上新闻，才能吸引众人已经麻木的眼球。

冯家伟想来想去，实在想不出自己找不到工作应该怪谁。往深处想，他倒觉得这件事只能怪自己，没早几年从娘肚子里生下来。若是早几年，说不定他还能搭上分配工作的末班车。一阵懊悔过后，他又转念一想，前几年，考大学难如走钢丝，说不定他连大学的门槛都迈不过去。想到这里，他心里又稍微坦然一些。

冯家伟大学毕业那年，“禽流感”是电视和报纸上的关键词，举国上下严阵以待。人们谈“禽”色变。路上行人一个个神色匆匆、忧心忡忡。一些行事谨慎的人脸上还蒙上厚厚的口罩，他们想用那层阴森的白棉布将自己与五彩缤纷的世界彻底划清界限。

大概是禽流感的缘故，那年的就业形势尤为严峻，许多单位的招工考试因为禽流感一拖再拖。许多企业很不景气，营业额直线下降。有些企

业，甚至是赔本赚吆喝，硬着头皮经营。别说招工了，说不定哪天就会宣布破产。

这种情况下，毕业生的就业就完全依赖父母的人脉关系。大家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玩命地拼爹、拼妈、拼亲戚、拼朋友……

冯家伟是土生土长的农村孩子，父母都是种庄稼的，出了小村庄谁也不认识，无任何人脉关系可言。因此，他只能瞪眼干着急。那些家长神通广大的毕业生，就是另外一番景象。有的还没毕业呢，父母便早已为他们找到工作，并且还是人见人爱的肥差。人和人是不一样的，要不怎么说货比货该扔，人比人得死呢。

在校园里，看不出彼此间有什么不同之处，等毕业走上社会，相互间的差距就完全显现出来。怪不得有人堂而皇之地说，人脉就是资源，人脉就是生产力！别的方面暂且不说，仅从就业来看，的确是这样的。

在学校，同学们比的是脑子，毕业后比的是老子，相互之间自然相差十万八千里。

3

陈鸣鹤是冯家伟的高中同学，两个人的关系非同一般。

陈鸣鹤的学习成绩很差，凭他肚子里的那点墨水，超常发挥也只能考个职业学院之类的学校。

不过，陈鸣鹤的家庭条件不容小觑。陈父原来是北阳区印刷厂的副厂长，是那种脑筋转得特别快的人。见国营印刷厂开始走下坡路，于是，他像一只精灵的猴子跳出来，自己办了一家印刷公司。

公司里只有三个人，陈父是总经理。那时正处在经济转型期，船小，虽经不起风浪，调头却快。陈父做事活泛，又精通业务，以前那家国营印刷厂的客户，大都被他拉过来。订单雪片一般纷至沓来，没多久公司的员工就扩充了十多个人。

几年时间，陈父的腰包鼓起来，公司也像模像样了，并且涉足装饰行

业。陈父名片上的称谓，也由总经理变成了董事长。

有钱就是不一样。因为有个老板爸爸，陈鸣鹤在学习上也就不急不躁，整天一副优哉游哉的样子。他平时出手阔绰，花钱形同流水，和冯家伟在一起消费时，都由他埋单。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一个人生在天地之间，上帝总会用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来历练你。

谁也不会想到，一次洽谈业务时，陈父在酒桌上喝高了，不是一般的高。结果，他下楼时一脚踩空，像一只断了翅膀的大雁一头扎下去。等医院的急救车呼啸而来时，他已一命呜呼。

毕业考试已结束，再有几十天就要高考。听到这个噩耗，陈鸣鹤孩子似的哭喊，冯家伟和几个同学送他回了家。

送走老爸，陈鸣鹤别无选择，用他那双还未涉世的手将爸爸的公司接过来。

苦难，对一个人来说，是最好的磨炼，它会让一个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快速成熟起来。

让人意想不到的，在母亲的协助下，陈鸣鹤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

冯家伟上大学临走时，陈鸣鹤约几个要好的同学为他饯行。吃完饭，陈鸣鹤拿出一沓百元钞递给冯家伟，说：“上大学需要钱，拿着！”

冯家伟知道他赚钱不容易，自己手头也不算紧张，死活没要那笔钱。

分手时，陈鸣鹤紧握冯家伟的手，说：“什么时候缺钱，就说一声，把我这里当成你的提款机好了。”

冯家伟什么都没说，只是用力地点点头。

其实，冯家伟也不缺钱。他姐弟两个，姐姐早已出嫁，父母身体健壮，肯卖力气，这些年田里的收入又不错，因此手头一直很宽松。直到大学毕业，他都没向陈鸣鹤伸过一次手。

四年前，所有人以为冯家伟大学毕业后，怎么也能有个工作。他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又是本科生，怎么说也是政府机关的工作人员。当初报考这个专业，冯家伟就是冲着“管理”两个字去的。那时候，他特别想成为一名政府工作人员，这个念头大概与他和父亲的一次经历有关。

那年，冯家伟和父亲去城里卖瓜。冯父是种瓜能手，西瓜特别甜。西瓜车在城区的道路边刚停下，就围满买瓜的人。冯父乐呵呵地给大家挑选，冯家伟脖子上挂个布包负责收钱。

冯家伟心里美着呢，心想，这次卖完瓜，父亲一定和他喝碗羊肉汤再回家。他一边收钱，一边吞咽着口水。近午时分，不知从哪里冒出一帮执法人员，以冯父占道经营为名扣押了他们的西瓜车。

买瓜的人看到西瓜车被查，一哄而散。

冯父可怜兮兮地央求说，再也不来城里卖西瓜了。那些执法人员不为所动，还时不时地像审犯人似的训斥冯父。

那时，冯家伟读初中，哪里见过这种阵势，吓得宛如一只毛毛虫，蜷缩在路边一声不吭。

一起被查扣的还有同村的另一辆西瓜车。

过了些时间，一个狗熊模样的队员喘着粗气，从一辆贴着“执法”字样的面包车上跳下来，伸着脖子对另几个执法人员耳语一阵儿。

为首的那个“瘦猴”，来到旁边那辆西瓜车前，笑着说了一些客气话，然后摆摆手让那辆西瓜车走了。

冯父知道那辆西瓜车的主人有个亲戚在区政府工作，一定是那位亲戚替他打了招呼，才被放行的。

马路边只剩下冯父的瓜车。天色渐渐暗下来，不管冯父怎么求饶，那些人都不放行。实在没办法，冯父交了五十元的罚款，才拉着西瓜车回家。

在那些执法人员面前，冯父软得像田里的蚯蚓，除了点头哈腰，什么也不会。等执法人员走远，他的本事来了，刚才受的窝囊气，才得以发泄，扯着嗓子破口大骂。他的骂声一直持续到自家门口。

冯家伟知道，父亲心疼五十元钱。五十元钱，那时候能买一整车西瓜。尽管冯家伟年龄小，可他心里也有一股无名怒火在熊熊燃烧。不过，他什么也没说，只是呼哧呼哧地喘粗气。

那天，冯家伟没喝到香喷喷的羊肉汤。在那个漆黑的夜晚，他捧着一碗漂着油花的手擀面，暗自拿定主意，等长大了，自己也要当官。只有自己当了官，家人才不被欺负。

谁也没想到，他大学毕业后，居然成了没人要的花瓶，被遗弃在角落里。他曾经的梦想，肥皂泡似的破灭了。

5

冯家伟也不是一点机会也没有。工作是有的，只是他难以放下大学生的架子，才把送上门的就业机会主动放弃了。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瑰丽的阳光下，路寨村安静得如同一个熟睡的孩子。村子很小，有百十户人家，若是村东头谁家做好吃的，村西头便能闻到香味，还能精准地辨别出是什么饭菜。

一辆崭新的黑色桑塔纳轿车从远处驶来，顿时打破了村庄原有的宁静。轿车旋风似的卷起满街的尘土，然后“嘎”的一声停在一个院门前。

那时候，轿车还是奢侈品，私家车少得可怜。别说偏僻的小村庄，就连城区也不是很多。轿车刚停稳，各家各户的大铁门里就探出许多脑袋，用好奇的目光瞅着这个不速之客。

冯家伟和母亲在院子里整理苞米，听到门外的嘈杂声，冯母忽地一下从小马扎上站起来，两只手快速地在衣襟上来回荡了两下，迈步朝门外走去。

冯母走出那扇古铜色的大铁门时，西装革履的陈鸣鹤，刚好从轿车上

下来，“啪”的一声关上车门，习惯性地扶了一下鼻梁上的金丝眼镜。

其实，陈鸣鹤的眼睛不太近视，才一百来度，他之所以整天戴着一副眼镜，是想把自己包装成很有学问的样子。

陈鸣鹤非常希望别人把他当成儒商。他在穿戴上格外留心，还经常去书店买回一些理论性的书籍。他办公室的书橱里摆满厚厚的书。可是，他整天忙得团团转，根本没有工夫看书。再说，就算有时间，他也看不懂。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全是做做样子而已。书对他来说，其实就是一种摆设。

那年陈父突然离世，陈鸣鹤放弃高考，这么多年过去了，在生意场上春风得意的他，虽赚得盆满钵满，可内心深处的那道长长的伤疤至今还隐隐作痛。

那时，有些老板，说他们没钱可以，不能说他们没文化。那时候，“文化”两个字还是很有分量的。

上学时，陈鸣鹤经常来冯家伟家里玩，冯母认识他。轿车能停在自家门口，对于农民来说，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誉。

见到陈鸣鹤，冯母惊喜万分，用尽力气喊道：“家伟，你快出来，鸣鹤来了！”

不等冯家伟出来，冯母像迎贵宾似的将陈鸣鹤让到院里。不久前，冯家伟和陈鸣鹤刚见过面，因此二人并未答话，只是相互笑了一下。冯家伟将一把木椅递过去，冯母又抢在陈鸣鹤坐下之前，用衣袖来回擦了几下。

陈鸣鹤坐下，问：“工作的事还没定下来吗？”

冯家伟叹息一声，垂下头，说：“去几家公司面试，人家一听我学的是行政管理专业，都摇头说不缺管理人才。仿佛学行政管理的会咬人似的。早知这样，当年就不学这个破专业了，省得遭人白眼。”

陈鸣鹤看了看冯母，又瞅瞅冯家伟，欲言又止，说：“要不……”

冯家伟和冯母的目光齐刷刷地落在陈鸣鹤白净的脸上。冯家伟满脸疑惑，问：“你的意思是……”

陈鸣鹤笑了一下，说：“要不你到我公司来吧，我正缺人手，你先当

部门经理，等过些时间，再当公司副总。咱俩是要好的哥们儿，我不会亏待你的。如果你感觉工作不合适，想什么时间离开都可以。”

听完陈鸣鹤这番话，冯母饱经风霜的脸顿时变成一朵月季花。

出人意料的是，冯家伟的脸平静得如一潭死水，直瞪瞪地望着满面笑容的陈鸣鹤，一句话也没有说。

冯家伟心里清楚，陈鸣鹤之所以这么做，完全是为他着想。前些天，他听陈鸣鹤公司内部人员说公司不但不缺人，还有一些过剩。只是碍于情面，陈鸣鹤才没有裁人。他邀请自己去他的公司工作，完全是念上学时的旧情，想帮自己。

冯家伟和陈鸣鹤的关系的确非同寻常，上学时，两个人整天形影不离。陈鸣鹤学习成绩较差，平日里冯家伟没少帮助他。更重要的是，冯家伟曾经为陈鸣鹤解过一次围。那次若不是冯家伟出手相助，陈鸣鹤肯定被揍成残疾。

6

高二那年，陈鸣鹤暗恋一个叫沈玉杏的女孩。她是学音乐的，歌唱得特别好听，长得也漂亮。为了讨得沈玉杏的芳心，陈鸣鹤经常买一些小礼物，候在沈玉杏去教室的路上送给她。陈鸣鹤一表人才，是学校里数得着的帅哥，家里又有钱，出手非常大方。一来二去，沈玉杏对陈鸣鹤也有了好感。

沈玉杏生日那天，陈鸣鹤花大价钱买来一把小提琴作为生日礼物送给沈玉杏。这件事很快在校园里传开，两个人的恋情也公之于众。

沈玉杏和陈鸣鹤同级，不同班。

沈玉杏班里有个叫徐海顺的男生，也一直暗恋沈玉杏，给她写过几封求爱信，她都没理会。他却整天死乞白赖地缠着她，还恬不知耻地逢人就说，沈玉杏是他的女朋友。

徐海顺长得人高马大，身体素质特别好，是球场上的骁将。别看他学

习成绩很差，可凭着身强力壮，笼络一帮愣头青，自称“拳头会”，经常打架斗殴。徐海顺善于伪装自己，在同学们面前凶神恶煞似的，可在老师面前却装成一副很老实的样子，嘴巴又格外甜，因此，尽管他经常做坏事，老师对他的印象却还不错。

徐海顺打起架来，出手特别狠，在学校里是人见人怕的活阎王。

得知陈鸣鹤和沈玉杏的事后，徐海顺仿佛被人摁进醋缸喝了个肚儿圆，气得哇哇直叫，决定给陈鸣鹤一点颜色看看。

那天周末，在放学回家的路上，徐海顺领着一帮弟兄在一条偏僻的老街上拦住陈鸣鹤。看到徐海顺那张青石般的脸，陈鸣鹤顿时明白了。别看徐海顺人高马大，若是一对一，或许陈鸣鹤也不会惧怕他，毕竟他也是班里的体育生。可是，他面对的是十几个人。

好汉不吃眼前亏。陈鸣鹤停住黑色山地车，笑吟吟地说：“徐哥，有什么事？这么兴师动众的。”

徐海顺眼皮都不挑一下，愤愤地说：“什么事你心里比谁都清楚，我今天就想揍你！”说完，他一个箭步冲上去，一把揪住陈鸣鹤的衣领。陈鸣鹤顿时吓坏了，看了一下四周，除了徐海顺等人，没有一个人影。

陈鸣鹤开始后悔不该一个人走这条偏僻的街道。

徐海顺喘着粗气，牙齿咬得嘎嘣响。

陈鸣鹤吓得话都说不成溜，说：“徐哥……有事好商量……我请客……怎么样……”

徐海顺猛地用力一推，陈鸣鹤后退几步，重重地摔倒在地。徐海顺恶狠狠地说：“有钱就了不起呀？在我这里钱不好使。弟兄们，给我上，揍他！”他一挥手，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男生，恶狼一般围住陈鸣鹤。

陈鸣鹤知道自己今天在劫难逃，只好闭上眼睛，两手抱头，听天由命。

就在紧要关头，陈鸣鹤忽然听见有人大声喊道：“海顺，住手！”

听见喊声，陈鸣鹤像抓住一根救命稻草，睁开眼睛，循声望去，见冯家伟骑一辆老式自行车疾驶而来。看到冯家伟的一刹那，陈鸣鹤心头一

热，泪水差点儿落下来。

凭冯家伟一个人是救不了陈鸣鹤的。可是，冯家伟是徐海顺的表哥，有这层关系，足以让陈鸣鹤化险为夷。

冯家伟气喘吁吁地来到近前，说：“海顺，鸣鹤是我同学，快住手。”

徐海顺瞪着豹子眼，脸上的横肉突突直抖，似乎不买冯家伟的账，说：“表哥，你不了解事情原委，最好不要管这闲事，站到一边去！”

冯家伟厉声说：“不管什么理由，打架都是不对的。你们赶紧离开这里，待会儿要是被老师看见，麻烦就大了。”

徐海顺铁青着脸，不为所动，说：“表哥，别的事我可以听你的，这件事谁说情也不行。即便老师来了，我也要先把这小子揍完再说！”说完，他冲陈鸣鹤扑过去。

陈鸣鹤以为冯家伟来了，麻烦就过去了。见冯家伟劝不了徐海顺，他平静下来的心，又猛地提到嗓子眼儿。

冯家伟见劝不住犟脾气的徐海顺，急了。他知道，徐海顺因为什么事对陈鸣鹤发难，也清楚阻止住徐海顺有多难。

对于男人来说，什么事都可以坐下来商量，唯有涉及女人的事不能妥协。涉及女人的事，在男人看来，犹如国家的主权受到了侵犯，是丝毫不能让步的。尤其像徐海顺这样蛮横不讲理的人，在女人问题上更是寸土不让。此时此刻，想让他放下拳头，难如上青天。

冯家伟倒吸一口冷气，知道若不及时制止疯牛一般的徐海顺，后果不堪设想。徐海顺大步流星地冲过来，陈鸣鹤早已吓得两腿筛糠。

见势不妙，冯家伟快步追上去，伸开双臂挡在陈鸣鹤面前。

徐海顺的眼睛瞪得像铃铛，吼道：“表哥，你闪开！”

冯家伟摇摇头，说：“不！”

徐海顺吼道：“你闪开！”

冯家伟很坚决：“不！”

徐海顺眼里流露着猩红的凶光，说：“你再也不闪开，连你一块揍！”

冯家伟毫不退缩，说：“你敢！你若是揍了我，我就到姨夫那里告

你去。”

冯家伟原以为把徐海顺的老爸搬出来，能镇住徐海顺。可是，貌美如花的沈玉杏已经让徐海顺变得丧心病狂。他只有一个念头，就是将拳头打在陈鸣鹤的脸上。

见冯家伟铁了心护着陈鸣鹤，徐海顺手一挥，几个男生猛虎下山一般冲上去，拖死猪似的架起冯家伟，拖到路边。

陈鸣鹤完全暴露在徐海顺面前。徐海顺脖子上的青筋突突直跳，恶狠狠地把拳头举起来。

陈鸣鹤痛苦地闭上眼睛。

这时，不可思议的一幕发生了。冯家伟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喊道：“海顺，表哥给你跪下了，你就放过鸣鹤吧！”事情来得太突然，惊得在场所有人呆若木鸡。

男儿膝下有黄金。有道是跪天跪地跪父母是理所当然的事，现在表哥给表弟跪下，这可是稀罕事儿。

跪在面前的是和自己从小玩到大的表哥，即便是铁石心肠，这一刻也会被感化的。徐海顺的拳头终于落下来，快步向前，说：“表哥，快起来！”

冯家伟说：“你不放过鸣鹤，我就不起来！”

徐海顺无奈地摇摇头，说：“表哥，你这又何必呢！”他看一眼六神无主的陈鸣鹤，“你走吧！”

陈鸣鹤如同一只从枪口下侥幸逃脱的兔子，跨上山地车仓皇而逃。直到陈鸣鹤走远，冯家伟才从地上站起来。

这件事过后，陈鸣鹤总感觉亏欠冯家伟，也知道这是一笔永远都无法偿还的感情债。冯家伟为了救他，连男人的尊严都放弃了。一直以来，他始终对冯家伟有一种很特殊的情感。

因此，冯家伟找工作有困难时，陈鸣鹤主动要冯家伟到自己公司上班，并不奇怪。

人的情感非常丰富，不论恩惠还是怨恨，一旦烙在心上，是很难忘掉的。

听到陈鸣鹤让冯家伟去他的公司工作，并且入职就当经理，冯母惊喜得从马扎上站起来，接连说了几声好：“让家伟明天去上班，行吗？”

陈鸣鹤笑眯眯地看着冯母，说：“当然可以。”

可是，冯家伟一脸茫然，脸上没有半点喜色。

陈鸣鹤愣愣地看着冯家伟，问：“家伟，难道你还有什么要求？尽管说，我会尽量满足你。”

冯家伟两手抱头，缓缓地闭上眼睛后又睁开，沉默片刻，说：“鸣鹤，谢谢你的好意，我……不想去你那儿。”

陈鸣鹤脸上的笑容倏地不见了。冯母快步走到冯家伟身边，说：“这孩子，鸣鹤好心好意让你去，你怎么能说这种话呢？你若是嫌弃鸣鹤的公司小，先暂时干着，等有合适工作再走也行啊，总比在家闲着强吧！”

冯母的这番话，很有道理，一个大小伙子总闲在家里算怎么回事呢？

陈鸣鹤也站起来，说：“家伟，我现在缺人手，的确需要你的帮助。不错，我的公司是小了点儿，可是，什么时候有更适合的工作，你随时可以走，我肯定不难为你。”

陈鸣鹤把话说到这份上，按理说在目前状况下，冯家伟会重新考虑的。况且，冯母和陈鸣鹤的话句句在理。

可是，冯家伟想都不想，说：“鸣鹤，我找工作的事不着急，什么时候有合适的工作再说吧。”

送到嘴边的就业机会，冯家伟却踢足球似的踢得没了踪影。

冯母的鼻子早已气歪，手臂抖来抖去，说：“你怎么不识好歹呢！”

陈鸣鹤十分了解冯家伟，知道他一定有自己的想法，也知道再劝也是徒劳。于是，他看一眼即将暗下来的天空，说：“好吧，家伟，什么时候想来我这里，我随时欢迎。天晚了，我要走了。”说完，他站起身。

冯母一个劲儿地留陈鸣鹤吃饭，冯家伟却一声不响地跟在陈鸣鹤